

◇电光倒影 照日格图

《狼图腾》：
只有狼，没有图腾



一部50万字的小説，且情节性不强，说理很严重，要怎样把它转换成有效的剧本？这事儿不简单。说白了，就是怎么把故事串起来？按照国内院线的惯例，一部电影的长度超过两个小时，院线就不愿意给你排片了。在90分钟的电影世界里，你不能太另类。因为是法国导演让·雅克·阿诺，这部足够商业的电影才有了两个小时的长度，如果是国内某位愿意配合院线的导演，那保不齐就是90分钟。这次片方选择的编剧是芦苇。他曾担任过另一部描写蒙古族的电影《图雅的婚事》的编剧，那次获奖不少，争议也不小。这次，他把重心放在讲述一个完整的故事。所谓完整，就是有始有终。电影开始，陈阵离开北京来到内蒙古，电影结束，陈阵离开草原回北京。在这段时空里，基本是线型的叙事模式，小狼日渐长大，陈阵日渐融入草原。无论是编剧芦苇还是导演阿诺，他们打算把“稳”这个手法玩到底。“稳”和“平”是最好的邻居，怎样把手里的7亿人民币变成叫座又叫好的影像？他们选择了少数民族元素。电影一开始便是潮尔和长调，让人们从北京的熙熙攘攘抽身。蓝天白云、辽阔草原、奔驰的马群、美丽的嘎斯迈……主角从北京到草原，进入了一个全新的，无比开阔，节奏缓慢的环境。期间有全景式的抒情镜头，讲故事的速度却很快，绝不拖泥带水。接下来，完全是美国西部电影的惯有模式：主角抵达一个陌生的环境，逐渐与这个环境融为一体，最后离开这里，他已是英雄。编剧把小说中说理的部分转化成少量的抒情式旁白，毕利格口中讲出的道理也比小说中的少了九成，为的是不让你在观影过程中睡下去。

故事里的人，还要常常为狼让路。人的电影好拍，狼的电影不好拍。毕竟这不是BBC的纪录片，只要长年累月地跟踪，坚持不懈地吃苦耐劳就可以完成。它不是《动物世界》，电影就要为故事服务。2012年，史蒂文·斯皮尔伯格执导《战马》，因为主角是一匹战马，出现过一点点瑕疵。再好的导演面对一匹马，也不能顺风顺水，何况这次是狼。法国人的耐心和诚意可敬。他们找到一匹狼，把它从小养到大，只为电影中被称为狼的不是狗。加上精湛的后制作，狼的生活状态完全可以和纪录片中的镜头媲美。狼的凶狠、狼的协作、狼的耐力，让我们看得清清楚楚。如果让我们反思曾为自豪的工业文明，那就是不错的电影。《狼图腾》不仅做到了这一点，还让我们看到野性的力量。在工业文明的大环境下，在尔虞我诈的人文环境中，这样的野性是一种单纯，变得尤为重要。这也是姜戎想在书中表达的内容。所以，我们说，电影《狼图腾》没有跑偏，他们对原著的精神内核，挖掘很深。

电影《狼图腾》里只有狼，没有图腾。严肃地说，阿诺大叔这次玩的绝对是标题党。可能他也再清楚不过，一部彻头彻尾的商业电影，涉及那么深厚的历史和民俗也没有必要，把当下讲好了，便是成功。而看电影的人，或许也不应该一次次老账重提。作为艺术门类的电影，作为与金钱紧密联系的商业

电影，他们只对艺术负责，只对制片人的口袋负责。他们的理想，没有那么远大。

这部电影取景很棒，实在不应该做成3D的。只有电影公司的LOGO和电影中的蚊子是3D的，连字幕都不是，你说我们多花3D的钱心疼不心疼？

◇异域风情 杨恋

日本“少女节”
相亲趣事

去年的3月，在日本留学的朋友李辉盛情邀请我到东京游玩。3月2日抵达东京已是晚上9点多。一下飞机，我便在李辉的陪同下直接赶到市区的宾馆休息。居然有了一次“相亲”的趣事。

第二天清早，李辉告诉我3月3日是日本的少女节，他想带我去他日本女友家中做客。刚走出宾馆，我便被眼前的一幕惊住了。放眼望去，满大街全是身穿和服的年轻女孩子。她们个个长袍彩装，发髻盘头，让我大饱了眼福。广场、街道、商店和公园，走到哪都能遇见这些盛装艳丽的姑娘们。她们四处穿梭，笑靥生媚，看得我眼花缭乱。李辉在一旁打趣：“要不，你也在日本找个女友吧。”我笑了笑。

李辉告诉我，她们身上穿的叫振袖和服，是少女节未婚女孩必穿的服装。这种和服我觉得与中国的唐装十分相似，色彩艳丽，花纹精致。在公园里，她们成群结队地坐着摩天轮，还有些围坐草地上唱歌跳舞。身穿艳丽服饰的她们在公园里追逐，好像一群在花间起舞的蜂蝶，一张张笑脸如春风拂过的一朵朵。如果不是李辉催促我去他女友家，我还



真想多看几眼呢。

随后李辉带我去了一家玩具商场，为他女友精心挑选了一套芭比娃娃。我纳闷地问他：“你女友今年多大了，怎么还喜欢玩具娃娃呀？”李辉哈哈大笑：“这是日本少女节的传统习俗。像这样的娃娃，我已经给她送了三套。”我一头雾水，但也没有再追问。买好礼物，我们驱车赶到郊区他女友的家中。李辉的女友叫奈美子，身穿振袖和服的她非常清纯漂亮。她的家人非常好客，因为语言不通，我们交流得很少。但令我吃惊的是，奈美子的汉语却说得很棒。奈美子说，这都归功于她的男友李辉。每天李辉都会跟奈美子用汉语电话聊天。长此以往，奈美子的汉语越说越流畅。

在客厅闲坐时，我看见墙边站立了一排两米高的梯形木架，上面摆放了许多木偶人、布娃娃以及泥人瓷雕。这些玩偶形态各异，做工很细。李辉刚送的芭比娃娃也被放在上面。奈美子指着一排小偶人，得意地对我说：“这9个娃娃是奶奶今天送给我的。这些都是她自己亲手制作出来的哦！”望着一个个栩栩如生的小偶人，我惊叹不已。这时，李辉走了过来，问奈美子：“我送的芭比娃娃，喜欢吗？”奈美子高兴地说：“当然喜欢。”李辉俏皮地笑道：“那过几天妇女节，我再送你一套吧！”奈美子故作生气：“我才不过妇女节呢，我要青春常驻，永远只过少女节。”我与李辉相视一笑。

我好奇地喊来奈美子，询问为何要送偶人给女孩们。奈美子详细地告诉了我关于少女节的礼节风俗。少女节在每年公历的3月3日，也叫“姑娘节”或者“桃花节”，是日本全国性的节日。在少女节这天，未婚的女孩必须穿着传统服饰和服。亲朋好友会给家中的

女孩送上身穿和服的玩具偶人（布娃娃），其用意是护佑她们健康快乐地成长。家里还须在客厅摆设一个梯形的木架，用来放这些玩具娃娃。这些娃娃不能随便丢弃，是要等到女孩出嫁时一起陪送到婆家的。

在奈美子家吃过午饭后，我询问下午是否要出去玩。奈美子告诉我，这次在家里庆祝节日，她已经邀请了她要好的朋友过来。我和李辉看电视时，奈美子悄悄将放玩具的梯架挪到了客厅中央，并在茶几上摆满了米酒、饼干、粽子等饮料食品。我诧异地询问奈美子这难道也是节日习俗吗？她微笑点头。

不一会儿，奈美子的几个好友就来了。她们个个长得漂亮动人。李辉见我目不转睛地盯着她们看，于是在我耳旁悄悄地说：“奈美子知道你还没有女朋友，所以特地为你安排的相亲会。你看看喜欢谁就告诉我，我让奈美子帮忙介绍。”我顿时害羞起来。没想到在异国他乡我竟然“被相亲”了。可惜几位女孩汉语很一般，而且我也不打算在日本定居，大家只礼貌地闲聊了一会儿。虽然多少有点闹剧性质，不过能感觉到朋友们的善意，还是感谢热情的奈美子及家人为我准备的“相亲”。

桃花盛开的3月，去日本感受少女节，真的让人流连忘返。

◇时尚物语 刘宏伟

“金盏玉台”过大年

没想到，一盆小小的水仙，就温馨了整个春节。

节前路过花店，见店门一侧的大纸箱里码着一堆裹着淤泥的东西，三五个一包，用红色的镂空塑料网兜装着。乍一看，有些像芋头，弯腰一瞅，似曾相识，尤其是那些隐隐吐露的细芽，细看，哦，原来是水仙。

店主见我感兴趣，立马走过来推销，“地道的漳州水仙，今年运费贵，来北方的不多，喜欢可得趁早”。一问价格，还不一样。芽孢较少的，八元一包；芽孢较多的，十元一包。老板还特意告诉我，如何区分水仙的品质，“蟹型的最好看，开花多”。十足外行的我，只好姑妄信之，买了一包拿回家。

爱人见我拎着一包泥巴糊糊的东西进屋，甚为诧异，当她看清是水仙后，脸上闪过一抹惊喜。立马从我手上接过那包水仙，拿到厨房清洗起来。原来，性情娴静的她，素来喜好水仙花。

一会儿工夫，刚才还泥巴糊糊的水仙球，就变成了一个个乳白色的“大洋葱”，躺在青花瓷盘里，十分可人。

爱人是个性细人，每天坚持给水仙换水，起初只有隐隐吐露的几个芽孢，很快就冲破皮层的束缚，探出了脆嫩碧绿的身子，雪白脆嫩的根须密密麻麻地舒展在水中，带叶修长的叶片在白瓷青花间招摇，煞是好看。难怪会惹得北宋诗人黄庭坚发出“借水开花自一奇，水沉为骨玉为肌”的赞叹。

三五日后，茎叶就已“亭亭玉立”了，叶丛间开始抽出花序的轴，接着花茎的顶部开始分叉，开始隐隐鼓囊，直到形成一个个箭簇形的小骨朵。

窗外瑞雪纷飞，窗台一丛碧绿，一白一绿，都是那样的纯净，让雾霾重重的京城，在眼里多了一丝明亮。

大年初一起床时，我的鼻孔里隐隐闻到一股香味儿，以为是爱人新买的香水，也没在意。开窗时，惊奇地发现窗台上的那盆水仙开花了！虽然只绽开了一朵，却异常醒目。六瓣雪白的花，托着黄色的花萼，中间散着金色的副冠，真应了元代诗人杨载的那句“花似金杯荐玉盘，炯然光照一庭寒”。

花朵散发出的阵阵幽香，在房间里弥漫，原来我闻到的香味儿并非爱人的香水，而是来自这惹人怜爱的小花。爱人更是高兴，立马满脸欢喜地端着水仙到厨房换水。

据悉，水仙花在我国已有千多年的栽培历史，除了极高的观赏价值，根茎还具备散结消肿、清热解毒的药效，全世界共有800多种，可谓品种繁多。到网上一查资料，我家窗台上的这盆水仙，应该属于单瓣型法国水仙，还有个非

常动听的别名——金盏玉台。花语纯洁、爱意、敬意。

接下来的日子，那些鼓鼓囊囊的花骨朵接连绽放，绿、白、黄、金四色相映成趣，把偌大的一个阳台装点得热热闹闹的。

整个春节，当其他人成天大鱼大肉、满城扎堆儿赶热闹时，我跟爱人安静地待在家里，守着窗台上那盆“金盏玉台”，看看书，读读报，偶尔也追着港台泡沫剧看一阵子。每当看到电视节目里号召厉行节约时，我跟爱人总会条件反射般地朝阳台看一眼，彼此会心一笑。

伴着满屋子水仙花的芬芳，这个大年，过得可谓身心舒畅、静谧安详。这样的小日子，真好。幸福生活，无须金银满屋，一盆水仙花，足矣。

◇浮世逸草 汪亭

从前慢

从前，日子慢。一次寒暄，坐半个上午；一声问候，得走几里路，一腔思念，山水重重。慢慢的日子里，你我不慌张，大家不急躁。

从前的早餐，一碗热气腾腾的米粥，就着小菜，吃上个把钟头。从前的报刊少而薄，编辑们爱惜每一页纸张，读者连一个标点符号也不愿错过。从前的梦想十分单纯执拗，历经时光的打磨雕琢，依旧温暖心田。

犹记，儿时去南京，从故乡西郊的山村出发，清晨起早翻山，上午赶镇上坐车，下午才到西门渡口。上船后，次日晌午方可抵达。

一天一夜的行程，搁今天，半日就能到。因为那时日月慢，旅途长，沿路顺江的风景，一幕幕深深烙印心底。山路蜿蜒，丛林墨绿，风儿穿堂而过。破旧的客车，司机开得缓慢。车内寥寥无几。大包小包的行李可放至客座上。三两大人聚坐一起，闲谈春种、秋收，仿佛坐在自家庭院里，随和可亲。

坐一夜的轮船，吹一宿的江风，听一晚的汽笛声，这才是儿时去南京的初衷。不赶时间不着急，恨不得船行几日，看尽江岸片片朝霞点点渔火。

从前的汽车轮船搭载的过客，他们攀谈欢笑，不拘泥、不提防，各自闲说家乡畅聊俚俗；现如今的飞机高铁上多的是睡客，一上来就闭眼睡觉，谨慎小心，受不得半点风吹草动。

从前的旅途，不只是为了抵达，每一时辰每一条路都存下美好记忆，留以捫摸。一如那时的情感，笔墨交心，信纸传情，清淡而绵长。

高中时候，与友人通信三年，未见一面。他在县城，我在邻镇，也只隔一小时车程。可彼此从未前往对方的小镇看望。只需一封信，穿山越岭，温存友情。

一封信，两三百页纸，贴上八角钱的邮票，跑到镇上，小心翼翼地塞进邮筒。而后剩下等待，十天也罢，半月也行，时光慢得使等待都变成美好。那时候，人人写信，写给发小、亲人，写给同学、笔友，写给朦胧的爱情……

信如夏日蒲扇，似冬天暖壶，在年少的黑白相册里穿插一页彩色的书签，鲜活了寡淡的青春。就如同现在大家聊QQ、刷微博、玩微信一样。只不过，那时光阴如蝶，纷飞轻缓；而当下日月如梭，稍纵即逝。

从前慢，一切如常，各行其道。现在快，火车提速，信件快递。快时代，流水生活。饮食太快，来不及回味，增加了肠胃负担，不利于身体消化吸收；言行太快，来不及思索，旁人较难领会，不容易彼此交流传达。

生在快时代，你追我赶，丢三落四。还是从前好，从前慢，慢工出细活，慢中品人生。